

薛仁明
著

孔子随喜

孔子素富贵，行乎富贵：

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他固然疼爱「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

但也喜欢那一身富贵的门人子贡。

孔子不只是清，还带着艳：

他有人世的热闹，有人间的喜庆，还有吟吟笑语。

幽兰之清雅，固得孔子之一面；

但孔子之全体，则更似于这株明艳之红梅。



孔子随喜

薛仁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随喜 / 薛仁明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90-1126-0

I. ①孔… II. ①薛… III. ①孔丘 (前 551 ~ 前 479) — 人物研究 IV. ①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219 号

孔子随喜

著 者: 薛仁明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陈宝光

责任编辑: 蒋爱民

封面设计: 肖晋兴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jiangam@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张: 14.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126-0

定 价: 36.00 元

目录

学问，惟在气象 / 林谷芳.....	1
素看孔子 / 朱天文.....	7
论语别观 / 牛陇菲.....	10
自序.....	14

孔子十二章

素面相见——关于孔子.....	19
闻风相悦——再谈孔子.....	25
仁者静——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才好.....	32
孔子的“大过”——老子告诫了孔子什么？.....	39
湛然似水——孔颜师徒.....	44
弹剑而歌——孔子与江湖.....	49
孔子罹难——危难中见真孔子.....	54
风乎舞雩——孔子与诗.....	59
循循善“诱”——“煽动”者孔子.....	64
挥别“孔孟”——别硬将孔子与孟子“送做堆”.....	70
乐以忘忧——孔子与曾参.....	75
遥念孔颜——重建人世的亲与敬.....	81

论语随喜

- 第一则 不违，如愚——师徒相与，贵在印心.....89
- 第二则 士志于道——文明的重建，在于士的自觉.....92
- 第三则 无为小人儒——正人，未必等同君子.....95
- 第四则 不亦悦乎？——“悦”，论语的关键词.....98
- 第五则 不如丘之好学也——学得那元气满满.....101
- 第六则 十五志于学——也谈“生涯规划”.....104
- 第七则 五十而知天命——得失成败，俱成全.....107
- 第八则 不知老之将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111
- 第九则 游于艺——生命之优游与舒展.....114
- 第十则 志于道，游于艺——道艺一体.....118
- 第十一则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湛然似水，不动如山.....121
- 第十二则 回也不改其乐——因为明白，所以悦乐自得.....125
- 第十三则 以直报怨——兼论死刑与体罚.....128
- 第十四则 有颜回者好学——被曲解的颜回.....131
- 第十五则 君子不器——专业之外，专业之上.....134
- 第十六则 愿无伐善，无施劳——圣凡两忘，善恶俱遣.....137

第十七则	巧言令色——资本主义的阳光、空气、水.....	140
第十八则	论笃色庄——诚恳的背后.....	143
第十九则	巽与之言——以玩笑之姿，谈紧要之事.....	146
第二十则	法语之言——霍霍新亮，砉然有响.....	149
第二十一则	乘桴浮于海——会动摇的孔子.....	152
第二十二则	古之学者为己——学问的原点.....	155
第二十三则	鸣鼓而攻之——大成殿的冉求牌位.....	159
第二十四则	勿欺也，而犯之——“麻烦”的孔子.....	162
第二十五则	述而不作——孔子之谦虚，孔子之得意.....	165
第二十六则	祭神如神在——宗教心与诗情.....	168
第二十七则	政者，正也——政治，是人世有大信，人家有笑语....	171
第二十八则	民无信不立——富强的美利坚合众国缺了什么？.....	174
第二十九则	可谓好学——调弦转轴，一切归零.....	178
第三十则	赐也，非尔所及也——平常心是道.....	181
第三十一则	于吾言，无所不说——虽是门徒，实为知己.....	185
第三十二则	吾日三省吾身——曾子的局限.....	190
	书成后记.....	194

附录

谈薛仁明 / 倪再沁.....	199
踏溪寻花去 / 杨柳青.....	202
孔子的天下文明——读《孔子随喜》 / 杨晏来.....	204
喜怒别裁——从薛仁明《孔子随喜》谈起 / 杨典.....	213
王财贵先生对薛仁明先生文章的评论.....	217

学问，惟在气象

林谷芳

谈中国水墨，你可以推崇范宽的巨碑山水，他磊落遒劲，使百家纤巧，喑哑俱废；你也可以心向倪瓚一河两岸的萧疏澹泊，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气；而论曲尽其态，笔墨酣畅，“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许多人当推石涛为古今之最；谈平淡天真，雅洁远逸，有些人喜直指黄公望的理意兼顾。而即便八大的意境、笔墨，尤其是他那被大家忽略的山水是如此出格地让我觉得千古一人，但若要论气象、论吞吐，怎么说，也还得从蜀人张大千谈起。

朋友问我如何给大千下个断语，我说“气象万千，富贵逼人”。这富贵逼人是张大千极特殊之处，他画工笔、画仕女，乃至画钩金荷花，再半点俗气，就如同他过的日子般，令人欣羨，却不让人嫉妒，因为居停挥洒，自有一派风光。

风光是禅家语，这里触目即是，处处生机，正因禅心是活的。活，所以能出入、能吞吐。不过，要如此，还得先将自己打开，将学问打开。

将自己打开，是不泥于己，如此才能与境相应，眼界一换，所见就有不同；将学问打开，是不受限于法，回眸一望，乃满目青山。如此，

于人于境，不画地自限，自然开阖自如，写史论人，对境应缘，就有不同气象。

气象是眼界、是格局、是丘壑，但较诸于此，它更有一番吞吐，可以周弥六合，可以退藏于密，无论横说竖说，总有一番气度、一番生机。

所以说，“富贵逼人”只是大千有时外显的相，“气象万千”才是他的根本。在画能不泥于法，从工笔临摹到泼墨泼彩，从册页到通屏，就都能大小无碍，随意进出。寻常说：人能大气所以不俗，这大气不是疏狂，而是开阖的气象。

论艺，要气象；看人，更得看气象。毕竟，艺之一事，尽可举生命之一端，将之极致，就能夺人眼目。而人，却必得全体契入，才有真正的生命成就可言。生命富于气象，山河大地乃尽是文章；生命缺乏气象，就只能封闭自持，顾影自怜。一个时光推移，益见丰富圆熟，一个则愈愤世酸腐，总觉老天为何独薄于己，高低之间，乃愈差愈大。我们看少时同负才情的两人，其后处境却有天渊之别，关键常就只在这生命气象的有无之上。

人如此，由人构成的历史更如此。一个时代能否有其气象，决定了这时代的成就。不从这入手，巨大的史料就变成永远的负担，别说寻章逐句可以累死多数人，即便有所梳理，也早就远离了那时代的精神，更无益于当下的生命。忘却气象，正因早已缺乏气象，而关键，就在宋代。

宋代有高度的文明成就原不待言，它是六朝隋唐以降胡化的终结者，这汉本土文化的复兴本非坏事，但可惜走过了头，走到绝对的夷

夏之辨，周之后传入的东西乃尽归于须辟而废之的胡物。于是在宋，你就看到：

雅乐要回复先秦，却完全忽略了秦火之后，其原貌已难辨析，就一个黄钟音高为何，可以聚讼千年。

琴家说弹琴一有琵琶音，终生难入古矣！于是以幽微淡远为宗，最终，连扁舟五湖，一蓑江表，满头风雨，以心中之波涛映水云之翻腾，具现中国式交响的《潇湘水云》，在明代最著名的虞山派琴谱中也因其“音节繁复”而不录。

宋明理学援佛入儒，但骂起佛家，就像批杨墨：“出家，无父也，沙门不敬王者，无君也。无父无君者，禽兽也。”这等骂法，何止粗陋，更已似泼妇无赖之流了。

也所以，日本人比对五代编的《旧唐书》与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乃发觉《旧唐书》中一千一百多笔的佛教资料在《新唐书》中竟就不见，毕竟，面对“无父无君”的佛教，这等删法还算客气的呢！

以此，尽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但这成就却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潜待发的奋力一击，一击之后，却就每下愈况了。

每下愈况是因没了气象，在此，严的何只是夷夏之辨，还是雅俗之辨、正邪之辨，这影响对后世既深且远，于是：

宋之后，标举生死事小，失节事大，人须严合礼教，由此，除了花灯、秧歌、民俗庆典外，中国人已不能随意舞动肢体，细腻舞蹈只能在戏曲中寻，而能有这个出口，还因演员扮演的是别人。

中国的琵琶是历史中唯一能与琴相颉颃消长的乐器，在唐是横抱拨弹，至明已直抱手弹，还发展出相信是今曲《十面埋伏》前身的《楚

汉》一曲，其器乐化已臻巅峰，这转变何其之大！更是胡乐中国化的最好例证，但四五百年间竟无相关的琵琶史料，只因琵琶不仅是胡乐，还是俗乐！

而也就因宋儒的辟佛，即便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民间甚而“家家弥陀，户户观音”，谈起佛家，许多儒门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还是：“佛教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就因画起圈圈，自拟正朔，缺了那吞吐开的气象，所以，于书画，即便文人多所寄寓，不乏大家，但真能开阖者，也常须于逸于格外者寻；于陶瓷，宋虽显其底气，至元明却仅能但探幽微，到清，则几乎只余玩物丧志；于音乐，则宋之前固灰飞烟灭，宋后则雅俗严分，难出大气；于文学，则宋词、元曲、明之小品文，皆极尽美言，却都少见酣畅；于思想，则文人之生活，尽管多出入三家，台面却只能标举儒门，此儒门还愈不可亲，最后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于科举之下，学问也只能死于句中；而中国人不再舞动肢体，居敬最直接的结果竟就是逐渐僵化的身体与想法。

所以说，这气象的有无、盛衰，才是了解中国千年以降文化变迁、生命转折的关键，但要识得此，却必须跳开宋文化成就带给我们的惯性与迷思。换句话说，谈人论史，谈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备那吞吐古今的气象不可。

而老实说，仁明的这本书是有这点气象的！

这气象，出现在谈儒的孔子九章上，孔子本身就具气象，他当过大官，门人三千，虽不致三教九流，但来处不一，情性各异，他周游列国，要面对每次的不可预期，有南子者还相中他，怎么说，他都不

像后世供奉的那种人。

这气象，直击宋儒的可敬不可亲，但更回归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孔子及其弟子的可能样貌，使我们读来，竟觉如睹斯人，《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的每一章句，竟也变得如此可亲。

这些篇章量既不多，篇亦不长，但不只内容，文字的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孔门直通的气象，形式论辩几乎没有，娓娓道来却总神气十足，坦白说，能如此谈孔，谈得如此直接，如此不死于句下者，怕极难找！而谈的是儒，却及于其他，读史论学，仁明的文风，相应的正是中国人那具象直抒的风格。

就因这具象直抒，他谈宋儒的概念化，乃不致堕在概念里与之交锋；而也因此，在全书中，他屡次述及当代知识分子，包含一些诚恳博学，具反思，乃至力图实践者其学问及生命的局限时，也特别清朗易读。原来，虽从古老的中国走出，这些人却一样走入了那概念化，那不可亲，那只探生命幽微，却乏趣味、乏江湖、乏活泼乾坤的老路。

这样的书，从讲方法、谈概念的看来，既主观又没学问，但讲方法谈概念不正是当前学问最大的异化么？！谈禅之教学，我总喜欢举下面的应答：

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参投子，问：“祖师言句如家常饭，离此之外，别有何人处么？”

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还假尧舜禹汤也无？”

的确，天子下敕，自说即为君命，何须假借权威，反观当代学界，

言必谈出处，却从不问那原典如何产生，既为句下之徒，当然难以言那应缘而发的第一义。

而也正因祖师言句都从自己胸襟流出，所以即便盖天盖地，却总如寻常家饭般亲切。同样，真具气象者，其言尽管超乎惯性，笔下纵有王者之气，却因不假藉权威，不寻章逐句，不拨弄概念，不执著形式，也总令人觉得可亲，寻常人乃可在此无隔，在此印证。而离了这亲切，不要说难直指那生命学问的大义，首先异化的也就是言说者本人。

原来，学问无它，惟在气象。你能以生命气象对历史气象，以气象之笔举气象之人，谈史论事，为学说艺，何须雄辩再三，何须部帙重，平常道来，就有一番自家风光。

素看孔子

朱天文

如果把《论语》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如何？读完薛仁明《孔子随喜》，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像看小说一样来看《论语》。

视角一转换，仿佛取得通关密码般，突然间，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古人，突然间，你说我说，连语气、连举止、连性格、连身世背景、连他们的命运，一一清晰到像《红楼梦》里写出的百样人，每一个都难忘。

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剧情的只关心宝黛恋情。稍长后看热闹，挑爱看的章篇看，王熙凤办秦可卿丧事的那种场面调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补孔雀裘。讲话大舌头的史湘云，喝醉了睡在芍药榻上。有人认同薛宝钗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气，鸳鸯好蕴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坚固系统的贾政，在我们年过半百阅世堪多后，始能明白脂胭斋所批贾政之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贾政不做梦》这么说：“是贾政，陔养宝钗母子；是贾政，携贾母和黛玉的灵柩归葬南乡；是他，送别了宝玉。只有贾政可以抚慰生者，安息逝者，让离者心安地离去。如果宝玉承尽了爱和哀，贾政担尽了事和责。”

没有贾府，不会有大观园之梦。没有贾政作为盘石的大观园，不会有宝黛晴雯这些逆叛之花开出墙外。贾政的存在，是要有点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写孔子，众弟子中他跟孔子一样特别钟爱颜回，不说孔孟，只说孔颜，颜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够达到的人格状态。然而颜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年轻时候我们受教于胡兰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对胡老师的一切言行海喻，无所不悦。这在我，永远是受益的一方。但对胡老师一方，我于他其实是无所帮助的。审视这点，我仍耿耿于怀。

把孔子写成小说，有日本小说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诺以前想写，从子贡的观点切入（听闻已经有人这么做，也出版了）。子贡是商人，与孔门最异质，又够聪明，不出手则已，《孔子家语》里记载他一出手而乱齐、存鲁、强晋、弱吴、霸越，俨然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随行半程。孔子死后，他庐墓三年，又三年。《史记》写最后一位见孔子的人是子贡，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子贡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接着的一段对话，极为动人。子贡若作为一名叙事者，也许更能看到差异，而揭开的面相因此会更多样，复杂，和丰富。

三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游浅草观音寺，胡老师指看寺坛上两柱字，谈起能乐的舞姿犹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
十方来人皆对面。

这两句讲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见，没有隔障。当然这两句也可以拿来说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对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随喜》，在当代，在两千五百年后，亦自是一份。

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

论语别观

牛陇菲

著名作家朱天文誉为“武士”的青年才俊薛仁明，其二〇〇九年四月处女作《天地之始》，挑战成说，为胡兰成护法，两岸三地有识之士无不叹服其魄力胆识。接着，二〇一〇年七月“尔雅三十五周年主编推荐书”《万象历然》刊行，其师、道艺一体的禅者林谷芳先生赞其“有一番自家风光”。现在，又有《孔子随喜》问世，另辟蹊径解读《论语》，别开生面认识孔子。

解读《论语》，认识孔子，谈何容易？

孔子其人，圣之者众，欲去圣者也多。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华学式微，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厉声疾呼，一时似有摧枯拉朽之势。不过，孔子到底是子。任你嚣嚣，任你嘤嘤，我自巍巍，我自悠悠。这不，世纪轮回，孔学又趋时髦。最近，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之外，也树起一座高达九米五的孔子立像。九米五，那是九五之尊的吉数。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好还。

说是时髦，真正通达孔学，真正理解孔子者，还是寡之又寡。通达孔学，理解孔子，别无他途，仍然是要老老实实诵读孔学原典《论语》。